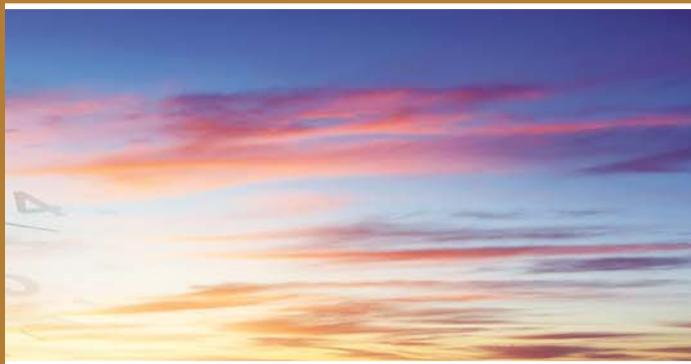




2025 我们的



日历是朵岁月的花

□张呈明

不经意间，书桌上的台历翻得剩下没几张了。翻过去的厚厚一摞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堆在那儿。偶尔也会翻一下，查看随手记的零碎话，或者一些重要日程。过去的纸张可以随便翻看，过去的日子却不会重来。看着所剩无几的台历，忽然感到有些惶恐，年初太多的计划至今都没能实现，一如多半辈子的人生。

没搬到楼房里之前，老家的堂屋山墙上永远挂着一本日历牌，那是爹的宝贝。往往是离元旦还有半个多月，爹便乐呵呵地跑去村里唯一的代销点，去挑选他心心念念的日历牌了。日历摆了一柜台，他凑过去，就像打量着他的那些麦子、玉米、大豆，手指轻轻摩挲过一本本日历，拿起这本，又舍不得那本。终于选定了一本，他将其捧在手中，就好似把全家一整年的好日子捧在了手中，小心翼翼地往家走去。

回到家，他站在堂屋有些脱落墙皮的山墙前，踮着脚尖将日历挂好，然后往后倒退几步，感觉不好看，似乎歪了一点儿，又伸手扶了扶，直到瞅着顺眼了才满意地拍拍手作罢。日历的封面上，今年是慈眉善目的老寿星，明年是怀抱金鱼的胖娃娃，一律透着吉利和喜庆。说来也怪，就这么一本新日历，一挂上，立马就不一样了，那股子喜庆劲儿，跟刚掀开蒸笼似的，热乎气一下子就溢满了屋子。

每天临睡前，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撕日历。撕去即将成为过去的日子，迎来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。一周七天里有两张是彩色的，周六是绿色，周日是红色。周六、周日不上课，可以赖在床上睡懒觉，可以和小伙伴们疯两天。于是，每撕到这两张的时候，我总会捏着翻过来覆过去地看，总觉得不撕下来，这两天的快乐就会永远继续下去。

那时候家里一天三顿大多是煎饼、窝头就咸菜，只有过节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肉解解馋。于是，我便天天盼着过年。日历刚刚撕了不到一半，我就缠着爹问什么时候是年。爹笑着跟我说：“看，这本日历什么时候撕到最后一张，就到阳历年了。阳历年后再过30多天，就该过年了。”

听了爹的话，我便一次撕了十多张日历，心里还沾沾自喜：这下过得快了。照这样撕下去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过年了。这事被爹发现了，他没有揍我，而是耐心地开导我：“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，你撕再多也不管用，该过年的时候自然就过年了。”

日子还是不紧不慢地过着，跟门前那条围子河似的，慢慢悠悠地淌着。那本崭新的日历，在烟熏火燎、鸡毛蒜皮的日子里渐渐变薄。几乎每一张都被爹粗糙的大手仔细摩挲过，不少日子都被他做了标记，有的用红笔画了不是很圆的圈，有的画了不规则的三角形，还有的画了五角星。这些标记，

是属于爹一个人的密码，也只有他自己能解读这些标记的秘密。

“出九种土豆。”刚刚出了正月，天还是那样冷，爹已经开始规划种土豆的事了。他在春节前就早早地在九九的最后一天画上了醒目的圆圈。出了九的第二天，爹准时扛起那把陪伴他多年、手柄已被磨得光滑的铁锨，走向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土地。虽然才刚刚立春，他早把棉袄甩在了田埂上，抢着铁锨翻着土地，每一下都带着对土地深深的敬意和对丰收炽热的渴望。

“芒种割麦子。”爹早早磨好了镰刀，刀刃磨得锃亮，太阳底下一晃，晃得人眼晕。他走进那片金黄里，麦秆儿没过膝盖，风一吹，麦浪裹着他，竟分不清哪是爹、哪是麦子。看不见爹割麦子，但他身后一捆捆麦子已经码得整整齐齐。

“霜降刨芋头”“立冬拔萝卜”“小雪砍白菜”，这些节气都藏在那本厚厚的日历里。从老辈那里传下来的农事谚语，被爹变成了画在日历上的标记，然后又传给了我。

除了农事，爹的日历上还记录着家中那些家禽牲畜的琐碎。母羊什么时候生小羊，猪崽子是什么时候买的，他都用红铅笔在旁边画个圈儿，圈得大大的，生怕自己忘了。母羊临近生产的日子，父亲时刻盯着，生怕会有什么闪失。他提前为母羊准备好温暖柔软的草窝，准备好充足、新鲜的食物，眼神里满是温柔，很难想象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这么细心。当小羊羔全都平安落地，他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。

我十八岁那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一，在南屯煤矿的装卸队干活，卸了好几个小时的货物。当我放下自行车，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堂屋走，刚迈过门槛，抬头一瞅，屋当间的八仙桌上，竟摆了满满一桌子鸡、鱼，还有我最爱吃的山药炖排骨。

“今天什么日子，弄得跟过年似的？”

“傻小子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！”娘指着山墙上的日历，农历八月二十一的地方，不知什么时候爹早就做好了醒目的标记。

爹去世后，每到临近元旦的时候，我都会买一本新日历。日历的空白处，有时我会写上一句话，那是看书或读报的所思所想。或者听到一句有意思的话，也会随手记在上面。渐渐地，就积累成了一本简易的日记。闲下来的时候，随手翻一翻，过去的一切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。

又该换上新的日历了，可我总愿意将旧日历多留一天在桌上。日子总是要往前过的，可那些写进日历的人，记在心里的事，哪会随着纸页变薄而淡去？它们就像爹当年画在日历上的红圈儿，一圈儿一圈儿，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，牢牢地圈在了我心里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邹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□袁成

翻开这一年的日记本，某一页用铅笔画着一幅简易地图，几个箭头歪歪扭扭指向空白处。记忆突然被点亮——那是初春时节，我在城郊迷路时画的。

那天本想去寻访一处老建筑，按照导航走，却在错综复杂的小巷里彻底迷失了方向。手机电量告急，索性关掉，凭感觉往前走。焦虑慢慢升起时，突然闻到了梅花香。转过墙角，看见一户人家院墙内探出几枝红梅，开得正好。继续走，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——我以为早已消失的老手艺，竟藏在这迷宫般的老街区里。那个下午我一无所获，没找到目的地，却记住了梅花的冷香、铁匠铺飞溅的火星、青石板上湿润的光泽。

那幅简陋的地图，标记的不是正确路线，而是一个个“错误”的转角处遇见的风景。如今再看，这一年里最清晰的记忆，似乎都不是按计划抵达的“目的地”。

夏天，我尝试学陶艺。最开始雄心勃勃，要做出完美的器皿。可泥土在手里总不听使唤，拉坯时一用力就歪了，再调整，整个垮掉。重复了不知多少次后，老师傅慢悠悠地说：“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，不是让它顺着你。”

我停下来，看着一摊不成形的泥，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“谦卑”——不是低头认输，而是承认有些事情光靠意志和努力还不够。你得蹲下来，和泥土在一个高度上，感受它的湿度、它的脾气。最后我做出的那个陶碗，边沿是不规则的，厚薄也不均匀，但它握在手里的温度，却是任何完美商品都无法替代的。

□沈苏婷

初冬的雪来得悄无声息，纷纷扬扬，像无数只白蝴蝶在空中飞。这一年，是爱人走了之后，我开始尝试一个人撑起这个家。作为又要带娃又要守店的单亲妈妈，我就像在两条赛道上拼命跑，一边是店里的生计，一边是家里的琐碎，在一天天的忙碌里，也算交出了一份关于坚守、成长和思念的答卷。

年后的守店日子，是一场艰难的重启。爱人走后，我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柱，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家中变故期间闭店数月，不少老顾客以为我早已外出务工、店铺不再营业，熟客渐渐流失。重新开门时，冷清的店面让我心里发慌，可一想到孩子期盼的眼神，我便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放弃。

我开始学着用抖音记录店铺日常，拍清晨擦拭货架时的阳光，拍新到的鞋子整齐排列的模样，拍帮着顾客耐心试鞋的场景。为了拍好一个15秒的视频，我常常要重拍十几次，调整角度、琢磨文案，忙到饭点浑然不觉，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才想起抽屉里的面包，就着温水啃几口面包垫垫。当视频流量慢慢上升，粉丝数一点点增加，陆续有老顾客留言“原来你还在开店”，然后带着熟悉的笑容走进店里，我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渐渐地，店里的客流多了起来，小店在我的坚守中慢慢回暖。爱人啊，你

那个夏天我学到的，是如何做陶，而是如何与不完美共存。

秋深时，有过一段独处的日子。家人外出，朋友各自忙碌，突然拥有了大把空白时间。开始几天很不习惯，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我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，尝试真正“无聊”一回。

第一天坐立不安，第二天稍微好些，第三天，我翻出一本买了好几年却没读完的书。窗外银杏叶正黄，我泡一杯茶，从午后读到天色渐暗，竟没有一次想去碰手机。那个星期，我读完了三本书，整理了阳台上的花草，还尝试做了几道复杂的菜。在彻底的孤独里，我反而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——不是外界的期待，不是应该做什么，而是真想做什么。

这些经历，若用年终总结的术语来说，大概都属于“计划外”“未达标”或“非产出时间”。可正是它们，构成了我这一年的质地。就像树木的年轮，最清晰的纹路往往不是生长最顺利的年份，而是经历过干旱或风霜的那些季节。生命的丰富不在于线条的平直，而在于纹理的深浅。

岁末，各种总结与展望开始刷屏。我合上那个画着错误地图的日记本，心里很平静。或许，真正的盘点不是计算收获了多少，而是辨认经历了什么；不是看自己跑得多快、多远，而是看路上遇见了哪些风景，在哪些地方跌倒过，又在哪些时刻静静地听过自己的心跳。那些走错的路、做坏的陶、独处的午后，没有让我更成功，却让我更真实地触摸到了生活本身的质地——粗糙的、不规则的却充满生命力的质地。

在天上，一定也为我的这份韧劲而骄傲吧！

家庭里的劳动，藏着最琐碎的责任与最暖的温情。家里的活儿，更是让我彻底“脱胎换骨”。以前我就是个被爱人宠坏的人，家里的重活累活全是他包了，我连换个电池都得向他视频远程请教，他总开玩笑说：“以后我要是不在了，你可咋办哟？”那时我不以为意，没想到这玩笑话竟然成了真，我不得不接过这些担子，修水管、疏通下水道、修理燃气灶，这些曾经让我望而却步的活计，如今都成了我的“日常技能”。

每天早上6点半，厨房都会准时飘起饭香。我学着爱人的样子，给孩子做早餐，煎鸡蛋、烤面包、煮米粥……还记得第一次修漏水的水管，水溅得我满身都是，工具也用得磕磕绊绊，孩子站在一旁，小手拿着毛巾轻轻擦去我额头的汗珠，用男子汉的口气说：“妈妈辛苦了！”那一刻，所有的狼狈都化作暖流。那些曾经觉得棘手的家务，如今都成了我的口头禅：“那都不算事儿。”

这一年，我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日常：守店时的迎来送往，做家务时的忙忙碌碌，接送孩子时的牵肠挂肚，还有夜里想起他的偷偷落泪。

雪还在下，落在窗户上，化成一道道水痕。玻璃上映照出我的脸庞，虽然消瘦了很多，可我的眼里多了坚强，我知道，这是爱人在天上给我的力量。